小說連載

敲詐電話（3）

文 / 子在川上日

從第三天開始，没有再接到騷擾電話了。

下午五點鐘，我派了兩個員工開車去學校接兒子。

六點半鐘，員工打電話過來，説没有接到兒子。問學校老師，説是今天提前 20 分鐘放學了。

我的心開始懸了起來，連忙打我知道的他的幾個同學的家里的電話，有 2 個打不通，有一個打通了，説自己的兒子也還没回來。七點鐘，我開始煩躁了起來。七點半鐘，我關掉了電腦，在公司門外徘徊了起來。八點鐘，我再也忍不住了，派公司的一些員工分頭去車站和各個公交站口去找。還是没有消息。八點半鐘，妻找到公司來了，没有看到兒子，開始哭起來了。九點鐘，遠遠的，終于看到了兒子蹦蹦跳跳地走來了。我懸着的心終于落地了。我一把抱着快有我高的兒子，問道：“你怎么不等我派車去接你，就自己回來了？怎么現在才到家？”

兒子嘻笑着説：“老爸呀，我到那個學校快半年了，一直没有自己坐車回家過。我想試試自己坐車回家是什么滋味。”

妻怕我罵兒子，連忙抱着兒子的肩膀説：“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我叫兒子的舅舅去給兒子買一臺 1000 多塊的手機，然后去附近的那家湘菜館一起吃飯。我心情舒暢地拍着兒子的肩膀説：“走，吃飯去。”

兒子本來早就找我要過手機，他的理由是班上很多同學都有了。但是我一直不肯買給他。怕他上課的時候利用手機玩游戲。現在看來，這手機非買不可了。到了湘菜館，一家人坐了下來，點好菜。兒子的舅舅也來了，卻是怕兒子不喜歡，買了一臺 3000 多塊錢的高檔手機。兒子拿在手里，翻來覆去地看，喜不自禁。

吃飯的時候，我想了想，決定還是告訴兒子的實情。誰知道兒子聽了事情的經過，臉上卻是出奇地平靜。

（待續）

眼前，象是戴了紅色的濾色鏡似的，老街上的茶館、酒肆、雜貨鋪、水果攤，還有街上三三兩兩跑動的人影，全都籠罩在一片紅光里……

歐洲很多海島上的小城市也是同樣。幾百年歷史的老石板街上，一輩又一輩人，街上走來走去都是幾張老面孔。除了老人和小孩還是老人和小孩（青壯年都漂洋過海出去闖蕩天下，只有兒時和年紀大了才告老還鄉落葉歸根）。那些老街也和我少年時代見過的自貢小城的交通路一樣，主要就是咖啡館、酒肆、雜貨鋪、水果攤等等。當然，還有的就是教堂。

交通路往進城的方向上走到盡頭，再往前走上大約一華里，就有二座十分盛大的五顏六色描金繪鳳的龍王廟。一座廟在河邊，一座在市中心。文革前，兩座廟里都和尚尼姑興旺香火繚繞不斷，抑揚頓挫南無阿米托福的誦經聲此起彼伏，只是到了文革才被關了門。幸而甚之的是，還沒有被像成都人民南路巨大的劉玄德的城煌廟被推土機推平，用毛澤東自己都厭煩了的千百座舉手向天揮老姿式的巨大塑像取而代之。

我無法去考證成都人民南路上的劉玄德的城煌廟始建于何年何月，但在我小時候的記憶里，那是一座幾乎就象北京的天安門城樓那樣雄偉壯觀的高大的城樓建築，它的外形雖然沒有天安門城樓那樣五彩斑斕金碧輝煌，但是，仍舊有相同的氣勢和一座城池的城樓的所有一切，上面照樣有鐘樓、箭樓、環繞城牆的箭垛，也有大門小門鐵索吊橋等等等等。我在游歷歐洲那些古城堡的時候，每每痛惜我的家鄉成都人民南路上的被毀滅了的劉玄德的城煌廟。我不知道，當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曉得珍惜文物古籍的時候，他們會怎樣的痛心？我也不知道，劉備和孔明的在天之靈作何感想？

我懷念六十年代未自貢那條傍河而立的一片老舊的磚木石頭房子的交通路，懷念那條現在已經僅存半邊街，另外的半邊街已經被填平為公路的老交通路，懷念那些六十年代未的歲月，懷念那些少年時代夏日河岸邊的惡作劇和嬉戲。

我懷念我大娘的溫馨的家，他們的簡陋的磚木結構的木地板樓的二樓的家。當你把滑動的木頭窗子拉開后，展現在你眼前的綠茵茵的河上的景致：

清晨，河上薄薄的白色的霧，河對岸樹木圍繞的公路上，路上騎自行車的人們叮叮當當的鈴聲……

黃昏，遠山紅彤彤的太陽，河上的打漁船，船上的漁鷹和水貓，夕陽下閃着星星點點光澤的漁人撒開的網……

伯伯（姨父）的手上吱吱嘎嘎搖來搖去的大蒲扇，他的另一只手上端着的白瓷小酒杯，咖啡色油漆斑駁的露出了木紋的桌子上，碟子里是他的黃橙橙的下酒的花生米粒兒，亮閃閃地泛着河面星光的伯伯的眼睛，他的濃重的重慶沙坪壩瓷器口鄉音，他在講述着的中國古代諸如《史記》司馬遷、《三國志》的陳壽，還有《聊齋》等等等等……

伯伯是母親的大姐的先生，他原來是自貢市國民黨時期的法官，后來和市長帥部起義……伯伯是一個大隱于市的人，他的故事開啟着少年的心靈……

樓下竈房里是隨着大姨的手臂一伸一屈地呼呼響着的風箱，一閃一滅的爐火映照着大娘的臉龐……

五、發大水的生日夜

1967 年 7 月 12 日我 15 歲生日的那個夜晚，斧溪河上發起了大水。

當人們徹夜未眠地熬到了天亮時，一樓已經全部淹沒。可怕的水位在離二樓樓板只有一米距離的水面讓人們提心吊膽地持續了好半天，才終于慢慢地滑了下去。

那是一個可怕的上午。

夾裹着黃色的泥少洶涌澎湃地咆哮着卷來上游漂下的門板、窗框、死豬、死羊、死狗甚至還有淹死的人，整幢整幢農村的木板房和茅舍、風車等大型木制農具在突然加寬了的斧溪河面上飛馳而下……

沿着快淹及公路的河水的公路上奔跑的大人小孩、飛駛的汽車，河上飛快流動的嘩嘩的水面，水面上漂浮着的平時在河面上根本就看不見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

水退了，淤泥里修房子的人們，在滿是淤泥的房子里抓魚兒的大人小孩們，張着驚恐的大眼睛在講述着什么赫人聽聞的事情的街坊領舍的男人和女人們……

那次記憶的回憶，讓我同時想起兒童時代更早期一次水漫金山寺的回憶：

在我 6 歲以前，我們全家住在巴縣的漁洞鎮。事情發生在我大約 3 歲時的一個夏夜。那天晚上，當我在夜半被保姆叫醒時，只見屋內百葉窗射進一條條強烈的藍光，外面咆哮的長江江水嘩嘩地吼響着……

記憶里，我嚎啕大哭起來，什么人也勸阻不了我的哭聲。后來，還是奶姆端來一碗澇糟甜甜地喝了，我才停止了哭泣……

（待續）